

近代教育界的元老

蔡元培傳奇 (下)

● 王培堯

本篇(下)題目係接受讀者電話指示後改訂。

編者

上海辦報宣揚革命

一九〇三年(光緒廿九年)五月，鄒容的「革命軍」問世，一紙風行，各界爭相誦讀。同時，保皇黨的首領康有為，也發表了他的「南海先生最近政見書」，對

革命事業，大事抨擊，章太炎看了不服氣，便寫了一篇「駁康有為政見書」，痛加駁斥，逐日在上海蘇報連載，轟動一時，清廷有所警覺，再經過恩壽根據呂海寰的函告，專摺奏報，於是清廷便下詔兩江總督魏光燾。「……愛國黨人在上海張園，集眾開會，與蘇報倡言革命，該督行同擊噴，所司何事？」

魏光燾一見上諭發了慌，他會同江蘇

巡撫恩壽，同向上海租界當局施壓力，威脅利誘，無所不用其極，祇求將上海的革命黨人一網打盡。第一次，指名逮捕蔡元培、吳稚暉、鈕永建與湯爾和，一共是四人。第二次，又添上了陳夢坡、章太炎、馮鏡如、黃宗仰和鄒容，前後一共是九名「欽命要犯」。這便是中國革命史上極重要的一章：「蘇報案」。

緹騎四出，會同租界巡警一起下手，結果章太炎被捕，鄒容自行投案，後來瘦死獄中。在風聲鶴唳之中，革命黨人星散，有人遠走歐陸，有人東渡日本，獨有蔡元培勇者無懼，到了北京城，造訪同年好友，時任職譯學館教習的劉焜，劉焜一見大驚，聲稱不敢收留，但也不會出賣他，要他改名換姓，送他到越中光賢祠暫住。改姓他不肯，結果易名蔡振，住進光賢祠

，埋首著述，完成「中國倫理學史」二書，這是他生平第一部重要的學術論著。全書殺青後，由另一同年學部侍郎嚴修介紹他任譯學館教習，負責教德文，如同日文一樣，他也是暗中摸索而通德文，在譯學館竟成了廣受學生愛戴的德文老師。於是蔡振的名氣傳了出去，漸漸有人發覺蔡振就是蔡元培，有人議論嚴修包庇革命黨罪犯，這罪重則殺頭，輕則充軍，嚴修怕了，託人向蔡元培透露口風，他不願連累好友，於是棄職回到上海。

回到上海，蔡元培遇到舊識，由東京國民軍教育會派遣回國進行排滿運動的龔寶銓，於是便和龔寶銓、劉光漢、陳去病、葉翰等人組成「對俄同志會」，刊有「日俄事件警聞」，極力抨擊清廷處理外交事件軟弱無能，喪權辱國。「日俄事件警

聞」頗受讀者歡迎，銷路相當的好，蔡元培他們就爽性擴充為「警鐘日報」，逐日發行。在這一段時期蔡元培曾以子民、鏢青、蔡民友、蔡仲申、蔡振、會稽山人、蔡亞培、周子餘等等筆名發表激越的反滿言論，使「警鐘日報」一紙風行，傳誦遐邇，當然也引起了清吏的注意。某次「警鐘日報」論述一件與德國有關的新聞，使德國駐滬總領事大為不滿，據而向租界當局交涉，請將「警鐘日報」封閉。洋人橫出干涉，使蔡元培在上海又失去了一處宣傳革命的根據地。

報館被封之後，蔡元培赴德留學，由於應允接濟的友人「黃牛」，使他困頓柏林，幾成餓殍，幸而駐德公使孫寶琦是他的同鄉，給了他一個使館辦事員的名義，月俸三十兩，又介紹他至唐姓華僑家任家館，每月束脩一百馬克，這兩筆收入不但解決了他個人的食宿及學雜費，還能匯回上海贍養妻兒。

(下) 蔡元培傳奇

蔡元培於一九〇七年五月赴德，這年他四十一歲，起初，他在柏林專攻德文，稍有餘暇，從事譯述。翌年他遷居萊比錫，進萊比錫大學聽講，由於他研究興趣廣泛，只要時間不發生衝突，他幾於無課不

聽，因此他首次留德歷時三年，所選修的課程包括哲學、文學、文明史、人類學、實驗心理學及美學等，他還利用課餘時間，延聘教師到他住所來教授德國文學的課程。他首度留德四年的收穫，除自己學有所成外，還編就「中學修身教科書」凡五冊，並將鮑爾生著的「倫理學原理」譯為中文，以上譯著，嗣後均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一九一一年十月，武昌起義，革命一舉成功，蔡元培當時正在德國作心理學試驗，聞訊興奮莫名，立即由萊比錫趕至柏林，發動華僑慶祝。後聞起用袁世凱，他寫信給時在英倫的吳稚暉，斷然指出：「……弟以為袁世凱者，必不至復為曾國藩，然未必肯為華盛頓。故彼之出山，意在破壞革命軍，而即藉此以自帝。」

真知灼見，一針見血。連當日袁世凱本人也未必想像得到的「洪憲稱帝」醜劇，卻早在五年以前，由蔡元培一眼看穿。

國民政府教育總長

上海起義後，滬軍督軍陳其美，電促蔡元培回國共襄大計，民國元年一月一日，孫中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任命蔡元培為第一任教育總長，接篆十天後，

即于元月十九日頒布了「普通教育暫行辦法」十四條，和「暫行課程標準」十一條，奠定我國新教育的基礎。同時，他更認為成人教育和補習教育亟待提倡，所以在原定的普通教育、專門教育兩個司之外，再增設一個社會教育司。

二月，他發表對於「教育方針的意見」，主張軍國民主義、實利主義、公民道德、世界觀和美感教育，為今後教育的宗旨，取代清廷學部的「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實」。他的「世界觀教育」其實是哲學課程，不過他的意見在於兼採周秦諸子、印度和西洋哲學，打破兩千多年來墨守孔學的舊風習。他特別提出美育，認為美感具有普遍性，可以破除「人我彼此」的偏見，美感又具有超越性，更足以打消生死利害的顧忌。

他又以教育總長身分提出公民道德綱領，以自由、平等、友愛為目標，他用古義把三者加以詮釋：

一、自由——「富貴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亦即古人所謂之義。

二、平等——「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亦即古人所謂之恕。

三、友愛——「己欲立而立人，己欲

中達而達人」，亦即古人所謂之仁。

對袁世凱不假辭色

二月底，袁世凱繼任為臨時大總統，以蔡元培望重全國，仍挽他出任教育總長，但他早已洞悉袁某的奸謀，一再堅辭，可是在南京的參議院以三十八票通過了他的任命，使他唯有留任。四月十五日蔡元培南旋後再赴北京，二十六日開始視事。七月十日由他一手籌備的中央臨時教育會議在北京揭幕，參加者約計八十人，會期一個月。這是我國教育史上極重要的一次會議，通過了教育宗旨、學校系統、各級學校令，暨推行國語注音字母等要案，然後由教育部陸續公布施行。

他早已認定與袁世凱不能共事，六月十六日，內閣總理唐紹儀辭職，他立即跟進，但袁世凱頗有誠意，再三慰留，力請打消辭意，七月一日，袁世凱說：

「我代表四萬萬人，請君打消辭意。」

蔡元培不假思索的答道：

「我也代表四萬萬人向大總統力辭。」

他就是這樣的堅如磐石，一絲不苟，

表現出中國讀書人的本色。

辭掉教育總長後，他攜家再度赴德，進入德國「世界文明研究所」繼續深造。

翌年，宋教仁遇刺身亡，他一度回國要求袁世凱辭職以謝國人，並支持二次革命。

一九一五年，他在巴黎和張靜江、吳稚暉、李石曾組織勤工儉學會，鼓勵青年赴國外深造。歐戰爆發後，有廿萬華工赴歐，這些華工知識淺陋，文字不通，他組織「華法教育會」，設立華工學校，教華工識字，以改善處境。

出長北大立三戒律

一九一六年秋，袁世凱愧死，黎元洪繼任總統，范源濂為教育總長，力邀蔡元培回國任北京大學校長，他本躊躇，後經中山先生敦促，始於是年冬回國，接長北大。

在歐洲三年多，他完成「哲學大綱」、「石頭記索隱」、「歐洲美術小史中的拉斐爾」、「康德美學」及「華工講義」四十篇等著作。

一九一七年六月六日蔡元培接長北大，九日開學，他向全體學生致訓，以「大學為研究高深學問之機關」，期勉全校師

生三事：

一、研究學問。二、砥礪德行。三、敬愛師友。

他一開頭便說：

「大學生當以研究學術為天責，不當以大學為升官發財的階梯。」

除此而外，他對症下藥，廣事延攬積學與熱心的教員認真教授，提高學生研究學問的興趣，並且倡辦進德會力挽奔競和游蕩的惡習。凡是參加「進德會」的要切實履行下列三條基本戒：

一、不賭。

二、不嫖。

三、不娶妾。

基本戒之外，又復有如下的五條選認戒，任憑學生選擇，作為戒條：

一、不作官吏。

二、不作議員。

三、不飲酒。

四、不食肉。

五、不吸煙。

他協助學生成立消費合作社、學生銀行、校役夜班、平民學校、平民講演團、創辦「新潮」等雜誌，舉辦體育會、音樂會、書法研究會等等學生組織，使北大出

現蓬蓬勃勃的朝氣，面目為之一新。

然而蔡元培在北大最值得稱道的還是他對於思想自由、文學革命風氣的大力倡導。當年北大原有的教授中，如沈尹默、沈兼士、錢玄同都算是夠新的人物了。可是蔡元培復聘陳獨秀擔任文科學長，延攬

胡適、劉半農、周豫才、周豈明，以及提倡性解放的張競生為文科教授。而舊派的國學大師卻又有辜鴻銘（當時還拖着辮子）、章太炎、劉師培、梁啟超、吳梅、林琴南、黃季剛（侃）、陳介石與陳漢章諸人。理科則更聘請到李仲揆、丁巽甫、王撫五、顏仕光、李書華等，大大的增強了教授的陣容。

(下) 蔡元培傳奇

蔡元培第一任北大校長幹了六年七個月，即由一九一七年元月四日至一九二三年七月，此後由蔣夢麟代理，他仍居北大校長名義，直到一九二六年七月八日始奉准辭職。任內他提倡學術自由及思想自由，導致一九一七年的「新文化運動」及一九一九年的「五四」文藝復興運動，又觸動「六三事件」反對巴黎和會運動，示威學生千餘人被捕，他為了聲援學生向北洋政府辭職，並留下兩張字條，忠告北洋政府，寫的是：

「殺君馬者道旁兒。」

「民亦勞止，汙可小休。」

北大教授劉淑雅見了，還曾取笑的道：

「

子民又在流露龔定庵的那一套了。」

辭職後的蔡元培隨即經津、滬而至杭州小憩，北大師生函電交馳促他返校，他一概不理，僵局拖到八月廿日，始在各方懇留下返京復職。

我國大學招生女生，由蔡元培開始，一九二〇年北大首次招收女生，他多年高呼「男女皆人也」的口號，力主占有全國人口半數的女同胞獲得平等地位，國力即可增強一倍。他並且大聲疾呼，公然語人的說：

「人為同類，宜不分男女，至於兩性的差異，亦只有存乎床第之間。但最好在關了房門以後再去發現。光天化日之下，誰也不比誰強。」

歐洲開辦華工學堂

一九二〇年底，蔡元培赴歐考察教育，攜愛女蔡威廉同行，次年元月抵巴黎，旋赴瑞士，甫抵達即接獲其續絃夫人黃世

振病逝巴黎的消息，他以五十五歲之年，再遭悼亡之慟，乃遽返巴黎治喪。並協助吳稚暉、李石曾創辦里昂中法大學。這一年他全在國外，但為國家做了不少事，法國政府贈他寶星勳章，紐約大學贈他榮譽法學博士學位。

由於北洋政府措施乖張，他多次要求主持正義未果，乃於提出抗議後，堅決辭去北大校長，交蔣夢麟代理後即南下，一九二三年七月八日在蘇州與第三任夫人周峻（字養吾）結婚，婚後攜眷赴法，專心辦理里昂中法大學。直到一九二六年春始返國，七月獲准辭卸北大校長，是年冬，出任浙江政治分會委員。

一九二七年，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定都南京，政府籌建中央研究院、設置籌備處，蔡元培、李石曾、張靜江為籌備委員，常駐辦公。這一年的七月四日，國民政府公布大學院組織法。這完全是出自蔡元培的主張。所謂「大學區制」係於一九二八年六月起在江蘇、浙江兩省先行試辦。辦法是每一「大學區」設置大學一所，而以所在地的地名名之。如江蘇大學、浙江大學是。大學校長等於一省的教育行政首長，總理全大學區亦即全省的學術研究

和教育行政事項，另設評議會、秘書處、研究院及高等、普通、擴充等部。此一制度自一九二九年起，省設教育廳後，始行廢止。

所謂大學院，就是一九二七年七月四日起，設立於南京的全國最高教育行政機關，負責主持全國的學術研究和教育行政，一九二八年後，這個大學院仍舊改制為行政院教育部。

蔡元培是在一九二七年十月一日就任大學院院長亦即等於教育部部長的。這年的十一月十二日，中央研究院籌備會議通過了組織條例以後，他又被公推為兼任院長。他決定在一年之內設立理化實業、社會科學、地質等三個研究所和觀象台。並且推定了各該研究機關的籌備員人選。

任中央研究院院長

一九二八年七月起，由於大學區制在各省實施阻礙重重，他乃辭去大學院長職務。十月卅一日國民政府公布「國立中央研究院組織法」，該院直隸國民政府。於是，蔡元培的正式官銜乃為國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院長。

自此以後，蔡元培乃將他的全部精力

都放在中央研究院上。在這一段時期，他彷彿除了中央研究院之外，對於任何職務都了無興趣。例如一九二八年十月八日他被選任為監察院長，始終不肯就職。一九二九年九月十六日，他復受命重長北大，可是他卻委託陳大齊代理。拖到一九三〇年底，辭去名義職。

一九三二年淞滬戰役，日本大舉侵華，他將中央研究院遷往南京，聘丁文江為總幹事，靠這位得力助手，中研院卒告日趨健全。

投身抗戰病逝香江

一九三六年，七十歲的蔡元培腳部扭傷，從此健康日衰。一九三七年「七七」抗戰軍興，他曾力疾視事，主持中研院西遷，並兼任國際宣傳委員會會長。上海陷敵後，他乘輪抵港，本擬轉赴內地，投身全民抗戰，因體衰而留港休養，居港兩年，於一九四〇年三月五日逝世。他病故後，國民政府通令各地於三月二十日舉行追悼大會，中共亦於四月十四日在延安集會追悼。

蔡元培在教育上的主張，奠定我國近代教育的基礎，他注重人道主義，強調思

想自由、美感教育、世界觀教育，具有人文教育精神，更主張教育獨立與平等，不為任何黨派宗教所左右，即現代人所謂教育中立。其樹立我國教育行政領導方向，策定教育制度與政策方針，主張從多管道來籌措教育經費，以利教育發展。頒布教育法規，諸如（大學令）等，奠定教育法制基石。

尤其是一「普通教育暫行辦法」之頒行，是我國教育現代化的開始。對大學教育改革更不餘遺力，主張民主治校、教授治校，開大學自治風氣，重視培養大學生之學問與人格並重，強調社會服務，招收女生，改革北大學生之祇顧陞官發財之惡習，為近代中國大學教育之樹立良好榜樣。蔡氏將教育行政視為教化行政，具有社會教化作用，特重社會教育之推展，因而創設了社會教育司。

蔡元培將「美」的觀念融入教育行政之中，主張教育要能綜觀全局，無執著、無厭棄、美化事物和諧人生。他一生行事大公無私，作風民主平等，痛斥官僚，不戀官位，注重行政授權，理性溝通及「公」、「恆」、「誠」的行政之道，洵不愧為一代正直清高的傑出教育家。

生前做媒酸味猶存

一九九〇年六月，台北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籌備處影印出版一書，書末附有蔡元培與張元濟來往書札，透露蔡元培曾為友人兒女做媒的事，饒富趣味。張元濟是清末的改革派，戊戌政變後，被革職永不錄用。信中所涉及的當事人，雖都是新派人物，但卻未能把舊包袱拋棄淨盡。第一封信是蔡元培給張元濟的，就是應張之託，替張的女兒說媒，說媒對象一是羅家倫，另一為未指出名字的邱君。蔡元培的信中前面說：「承蒙探詢羅志希（羅家倫字志希）各事，專函往詢，尚未得其答覆。」後面說：「羅君已有覆函，其家世似無問題，惟所稱『願於訂婚前有半年以上之友誼』云云，於尊府方面是否相宜，尚希斟酌。資助川費一層，彼尚有留英用法計畫，需借千五百元，而以兩譯稿相抵，吾哥能玉成之否？原函奉覽。弟此時尚未告以助款之舉，出自吾哥美意，故彼頗以政黨為言。又，弟說婚事時，亦但言有友人之女，雖未出洋留學，而在家庭師授普通學及英文，程度頗高，故彼函亦提及不必留學生之意。邱君處，因彼前函已陳明

志願，故弟非候尊處探明後，不再往詢。萬一此二君於尊意尚有所未滿，弟當再行物色，隨時奉告，以備選擇。」

由蔡元培的信中可知張元濟之女，雖未進學校，但在家庭師授普通學科及英文，程度頗高，其首詢對象邱君已表明婉辭，乃再探北大優秀畢業生羅家倫，信中指羅的家世及留學計劃皆無問題，惟羅謂「訂婚前有半年以上之友誼」一事成了問題。

這在新青年羅家倫而言，先交往半年，試行戀愛，理所當然。但蔡元培卻慎重的問張「於尊府方面是否相宜，尚希斟酌」，作為力倡男女平等的蔡氏，不問女方的意見，只顧慮對張府是否相宜，言行矛盾，似乎未把女子婚姻自立權考量在內。

另一信為張元濟復蔡元培的，信中云：「奉書所屬之事，當持尊函與夢翁聞之。夢翁之言，以其世兄尚在求學時代，謙言未能自立，不欲為之遽議授室，將來或稍採文明自由之制，重勞寒修，至可感荷，屬即代致謝忱，云云，亦未始非明達之見也。」

看來此信是蔡元培為某家小姐做媒，

想說給高夢旦的兒子，被高夢旦以兒子年幼，未能自立，婉言謝絕，並說其子「將來稍採文明自由之制」，意即自由戀愛。張元濟於高夢旦對兒子婚姻看法頗表贊同，卻對自己女兒的婚事，仍存由父母主婚的做法，顯得突兀。其實說來亦不稀奇，就是一般人對兒子可略為放鬆，對女兒則是另一回事。此一殘餘，迄今猶有跡可尋。

編輯部不退稿啟事

本誌承作家賜寄大作，日有十數起，有許多稿件，多不符合本誌徵文規約，本誌以名人傳記、真實傳奇、軼聞趣談、工商珍聞、現代史話、懷舊憶往、醫學新話等作品為主。希望作家在撰稿之前，詳細參閱規約，撰寫稿件必須文字活潑，輕鬆自然，幽默有趣，來稿以五千字為限。（長稿採用時，超出部份不計稿酬，特約稿件不在此限。）來稿若未採用，恕不奉覆，亦不退稿（請自留影印底稿照片亦請翻照複印存底）。

中外雜誌社編輯部謹啟